



“独立”正在被重新定义。

留在上一个时代。

但“回家”并不意味着停滞。许多“全职儿女”将这段时期视为人生中的过渡阶段。“回家住”正在从“人生失败的象征”转变为“明智的理财策略”。在 TikTok 上，年轻人以“全职女儿”“全职儿子”的身份公开分享与父母同住的日常，得到的不是嘲笑，而是“太好了，你一定因此存下很多钱”的共鸣。

有人利用这段时间找到了心仪的工作，有人

放眼全球，这一趋势并非短期波动，而是后工业社会结构性变迁的长期结果。在日本，40 岁仍未结婚且与父母同住的人口超过 400 万，这一现象被学者称为“单身寄生虫”的常态化。韩国专家则警告，“袋鼠族”现象持续恶化可能引发代际贫困危机——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通常意味着父母需要补贴子女生活，除非家境优渥，否则将严重侵蚀父母的养老储备。

而在北欧福利国家，文化传统本就强调独立，但经济危机进一步强化了青年与原生家庭的联结。年轻人也因住房成本高企而推迟独立，丹麦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比例仅为 12%，挪威和瑞典约为 22%，显示出制度保障对青年独立的支撑作用。

刘汶蓉提醒，“精英青年”这一概念本身就需要商榷。“如果精英指的是上过大学、本应有一定基础能够独立于父母生活的年轻人，那他们称不称得上精英，很难讲。”在她看来，与其纠结标签，不如正视一个更根本的变化——经济结构变了，就业市场变了，教育的回报率变了。而我们对“成年”和“独立”的定义，还停

积蓄力量后重新出发。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，与父母同住可区分为“短期过渡型”与“相对稳定型”。前者是经济压力下的临时调整，后者则可能演变为一种新的家庭生活形态。

对“回巢族”而言，重要的不是别人的眼光，而是如何在回归中找到自己的节奏。28 岁的凯西在连续失业两次后搬回密西根州老家，她重新装修了童年房间，并与父母建立了新的相处模式——“需要保有自己的空间，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一直黏在一起”。

刘汶蓉说，70 后那一代人“感觉自己只要上了大学，就会有独立的可能性”。但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当“只要努力就能独立”的脚本失效，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对“回家”的道德审判，而是一个更宽容、更多元的社会时钟。允许年轻人在“成年”的道路上走得慢一些，允许“独立”有更多种形态，也允许家庭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，继续扮演那个最后的避风港。

回家不是认输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生活。民